

晦菴先生文集

六十一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姓沂國

夫人楊氏

祖絃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

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姓秦

國夫人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臯之後自九臯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縉縉生紀紀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為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蔭為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即沂國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携乃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為綿竹人長子即冀公也冀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屑屑為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異等近臣魚公周詢以公

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祕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  
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  
子其可在草野乎僕當復率賢公卿共薦論不敢  
隱也遂與程公戲以公慶曆禦戎策三十篇上公  
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  
兵弱邊鄙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  
之甲兵無親信之士卒兵以衆合將以位充行陳  
部伍都無倫理何異歐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  
時今五年矣民困財匱黠科不息生盜賊心後患  
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圖所以爲靖民威敵久  
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三路河東一路  
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爲置文臣通曉者  
二人爲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丁壯之日財賦  
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擾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權  
而通置採訪使二員分部八路提其綱領糾其姦  
非如轉運提刑運判監軍可悉罷去庶幾事權歸  
一戎虜可遏而人民可蘇也有旨下國子監詳定  
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  
之授將作監主簿實二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尤  
器重公及帥涇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焉

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  
兵數百浮海道往鎮海博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  
靜寇亦旋息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  
然思歸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築希白堂一時賢  
公卿皆爲賦詩公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悅中元  
豐二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  
子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文辭  
奇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閣試  
乃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

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  
排斥異議沮抑邊功公念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  
思以補報旣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呂汲公大防  
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略謂今民和時雍  
事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況大憂未艾深  
患未弭博禍未去所謂大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  
患差役之說也所謂博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  
其憂有三有損勢耗財之憂有沮軍擾民之憂有  
滋敵玩兵之憂差役之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  
之患有州縣勞擾之患有簿書侵撓之患而二者

惟朝廷

之本則在朝廷此之上去私意公是非明百  
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否曰  
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遠  
之變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為樂所謂深憂者可  
轉而為安所謂博禍者可轉而為福今日之治斯  
可維持於永世矣汲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見之  
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辭標  
出真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為非且及  
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日公往謝  
之惇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真可畏

廟

為因

每卷二百一十一  
授宣德郎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

公不滿意而公處之恬然惇於是奏罷賢良方  
正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  
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己而聽得士為多自熙  
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  
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為先務  
遂復置焉至是惇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  
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為佞諛者  
以佞辭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  
廢置之源蓋在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

名德作宰相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  
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年二十有五父母  
欲嫁之誓而弗許勸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  
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  
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歌言不誑親族鄉  
黨見者皆稱爲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晷  
夜同輩笑語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  
蘇元老嘆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  
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計偕入上庠太夫人  
送之於其背而泣曰門戶寒苦賴爾立當朝夕以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尔祖爾父之業爲念凡數十條書之策以授公公  
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  
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公獨在蓬州老  
儒有嚴厲者時亦遊太學見公之爲咨嗟愛重輒  
嘗孝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和八年  
進士第知樞密院欽詢仁壽人也與雍公有雅舊  
謂公未見當處以縉修官公竟不答調山南府士

以端

曹公奉版輿之官山南天府事夥帥重公  
未幾遷爲太守爲公爲區區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  
飲 審盜盜人其情至極行木去之遂決盜案亦必躬莅之

寒暑者不廢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

曹  
其受輸不云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便  
之公事無歸即對太夫人讀書至夜分乃寐故曰  
倦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亦往往革面慚  
不敢爲非蒲中孫偉奇父名士也時過府與帥飲  
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曰此爲何時  
高欲發鑰取酒酣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  
命帥未應奇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賢屬如此某罪  
人也問公姓名志之即登車而去又兼權成固縣  
事秩滿郡人遮道送者以千計畫公像持以送公  
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爲小官得人之情如此使  
得志於時又當如何耶調襄城令辟熙河路察訪  
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  
有舊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  
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  
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  
也  
有旨以夏人爭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往視  
分益公以十數騎直抵界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  
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見公開誠遂數  
語而遂改移至京師調恭州司錄歸會靜康改



元尚書右丞何臬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臬以  
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念臬亦  
蜀人粗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貼危宜益自重  
思經濟之圖無為淺露臬心重公及執政首薦焉  
公到闕聞臬益輕僮浸失人望初見即以劄子規  
之辭切厲臬不悅不復使對止除太常寺主簿未幾  
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虞  
部郎中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  
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  
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  
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候見至再  
三定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  
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  
城公以職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韓者仕虜為要官  
往來南薰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輩虜人呼  
貴首為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城  
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庶可  
免公笑謂之曰公宜為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  
死金帛誰從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復  
植之謂公曰比日以爾言說諸大人已罷洗城之

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邦昌乘時窺僭公逃  
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  
赴至即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  
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  
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  
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  
馬上簡記他日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  
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善斬公與齊愈善善  
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  
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綱罷之

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  
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  
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軍  
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爲變乞正其罰有旨  
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爲變者上爲奪世  
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至維揚即勸上  
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去弊以振  
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爲治  
之方輒至日具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  
內侍戚里以爲正天下之本在此迺奏崇觀以來

濫授官資乞盡釐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  
從宜換右職駙馬潘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  
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國爲深不當引赦叙復尚  
書董耘獨以藩邸舊宮錫號升暘至維揚內侍占官寺  
納時以藩邸舊宮錫號升暘至維揚內侍占官寺  
爲之公奏方時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爲此以重失  
人心此必從行官吏欲假威福妄興事端借御前  
之號爲奉己之私耳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  
賜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  
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摹上下頗缺望公

奏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爲說者蓋二帝  
遠在沙漠而陛下迺與六宮端居于此何恠人之  
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住維揚之計曉  
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  
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  
下以副軍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  
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  
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聖語布告中外激  
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中原天下  
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

定願降詔旨勅東京留守司略葺大內及關陝襄  
鄧等處常切準備車駕巡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  
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  
國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厚  
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  
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  
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拂黃潛善等意公  
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  
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  
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  
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卿公頓首泣謝不敢言去  
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一日復謂公曰郭  
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虜騎必  
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之  
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公常以疾在告獨上眷  
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魯珪楊周等所部兵  
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  
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  
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

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  
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  
府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  
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虜所來道  
決水澆田為限立烽堠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  
及諸軍潰歸無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  
府事湯東野蒼黃見公曰城四外焚廬舍火光並  
起奈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正當招集問府藏  
銀絹有幾即白勝非便宜出黃榜及旗于門以聖  
旨招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結甲而入且令市人  
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入既得賜又市  
食無敢譁者明日令依所結甲出盤門赴行在所  
遺者斬如是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教習裒兵至者  
亦近三千人二十日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  
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遽告公聞有赦至公慮時方  
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馳至前路發  
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也袖  
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登譙  
門宣旨稿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抗  
持苗傅劉正彦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

此戴天履地大義所存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  
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唱率忠義舉師  
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孀母在遠身無嗣繼  
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  
至諭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秘其事夜  
召哲以汾江爲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  
計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  
人自中塗還公遣問之乃云傳等勅俊交割所總  
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  
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諭諸軍俊立詣公所  
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  
聖傳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  
曰有辛未宗者來自杭備爲俊言適徧喻將校輩  
且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  
意未確復再三感動之俊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  
有它虞何所容身公應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  
兵問罪後大喜且拜曰更須侍郎濟以機權莫令  
驚動官家公然後軍衣糧并及其家皆大悅公乃口  
幸示宗問傳正彥所與謀爲誰曰歸朝官王鈞甫  
馬柔吉舊閩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

每卷上卷九十二上

十二

東野

是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卍卍世兵來會時頤浩節制建業光世領兵鎮江公虛心書不達復遣人賞蠟丸從間道往公已再被赴行在之命知爲傳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欲誦言戒東野哲各密奏虜未退斬賽數萬衆窺平江若張某朝就道恐夕敗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聳臣不少留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兵江而奏曰俊兵在平江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蓋懼傅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不意遣兵直擣平江改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臣伏觀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二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

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眷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摠要務據形勢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如此則國之大計自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行下有司令平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臣契勘伏覩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它虞更乞眷斷詳酌施行并具因依申尚書省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及具咨目報苗

傳劉正彥其父病無聊日思趨赴行在緣靳賽人馬過平江平江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事畢即便登途邇者眷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炭之故避位求和足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多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若睿聖謙沖退避上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無以厭四海之心其曩備員三官日竊見眷聖皇帝聰明英斷意欲有爲止緣小大臣僚誤國至此其叨竊侍從蓋亦誤國之人迺至過江事出倉卒向使將相有人眷聖豈肯輕茲以今太母垂簾皇帝嗣



位而眷聖乃退避別宮若丁力請俾聖意必回  
太母分憂同患共濟艱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  
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祖宗二百年涵  
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眷聖皇帝況皇帝天資  
仁厚從諫如流願勉爲之再三懇請眷聖宜無不  
允也又與柔吉鈞甫書曰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  
公再被促赴行在之命有進士馮轡者後更名與  
公爲太學之舊來平江相從公察轡慷慨氣義人  
也夜四鼓呼轡具道所以且云已具奏及移書今  
若得一人往面悉此意大善轡激厲請行詰朝即

就道是日再以書促願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  
三日以所奏檢報諸路復督願浩光世速選精銳  
來會平江而張俊再被赴秦州指揮且命陳思恭  
總其兵思恭知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  
四日公被命除禮部尚書將帶人馬疾速赴行在  
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傳正彥遣俱重賈  
詔書撫諭且來吳江代張俊公召重至平江重初  
桀驁以祕計恐之重逃避旣而公得請兼領俊兵  
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  
辦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

見公于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  
之偶甄援自抗來詭稱眷聖面令促諸軍公使徧諭  
俊世忠及至鎮江喻世忠及部曲等衆皆號慟十  
九日馮轡至自杭傳王彥答公書皆不情語柔吉  
鈞甫亦以書來是日顯浩光世報軍行二十日公  
大犒俊世忠將士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  
世忠急至秀据糧道候大軍至酒五行公親呼諸  
將校至前厲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  
我順賊逆公復厲聲曰若某此事違天悖人可取  
某頭歸苗傅等聞傅等以觀察使及金鉅萬求某  
得某者可即日富貴不然一有退縮按以軍法衆  
感憤應諾世忠軍自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  
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懾有改圖之意矣  
公又恐賊急邀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召募  
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轡以書行且令轡  
居中幾事相應會得傅等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  
伊尹周公之任非侍郎其誰當之公不勝忠憤度  
傅等已覺公義兵動而我兵勢既已立遂因遞報  
之其略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  
聽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而致恭

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嘗  
之變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爲人臣  
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  
豈有是理者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  
于天下一旦遜位豈所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  
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衛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  
則虜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  
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況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昭  
昭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終爲不義不忠  
之人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傳等得書怒遣赤心

軍及王淵舊部精銳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軍已  
扼秀州矣公作蠟丸帛書云不得驚動聖駕募人  
賫付主兵官左言以下八人及知臨安府康允之  
皆達又作手榜遣人間道曉諭臨安居民曰訪聞  
前日睿聖皇帝遜位軍民掩泣各不聊生足見軍  
民忠義之情世忠旣抵秀州稱病日令將士造雲  
梯脩弓矢器械傳正彥震駭亟除世忠俊節度使  
指揮略云世忠俊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某誑誤  
二人皆不受命傳正彥又令朝廷降指揮謫公其  
詞曰張某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

使郴州安置仍令平江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  
貶所三十四日頤浩以兵至公迂且勉之握手噦  
噓頤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  
十七日傳檄內外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  
太宗開基創業眞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  
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  
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  
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  
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  
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間亂登門再三慰喻而傳  
等陳兵列刃凶醜彌天逼脅至尊倉黃遜位語言  
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  
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況傳  
等搗榜闐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  
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  
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  
溥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  
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  
揚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  
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

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以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所以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傳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行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矣初公遣馮轡授以計策傳正彥聞平江之師將至甚憂恐轡知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曰張侍郎之意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治之主上盛年乃傳位樞禩之子聽斷不出簾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謙虛固執內禪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睿聖稱皇弟依舊天下兵馬大元帥嗣聖當易稱皇太姪大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于外此最為得計不勝非今轡與二人議轡反覆告之傳正彥有許其心遂與同議都堂轡同傳正彥鈞甫四人並引見上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轡遂奏曲折議定上賜傳正彥鐵券詔宣百官少頃畢集宣詔云二十五日苗傅劉正彥等四人上殿奏事奉聖旨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主帝宜稱皇太姪百官

退詣眷聖宮上御殿引見由正彥詞色粹然問勞  
有加傳等出宮以手加額曰不意聖天子度量如  
此既而傳正彥歸軍逆黨眾不遠曰趙氏安苗氏危  
矣王世脩尤大悖三鼓詣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  
正嗣皇依舊而眷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重  
事勝非不能奪輜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較其實  
一也輜遂歸而勤王之師口惡至秀州三十日公  
被命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  
復辟手詔而傳等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  
平世忠當前俊次之光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喻  
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却世忠親揮刃突前曰今  
日不爲官家面上帶幾箭者斬之衆爭奮賊黨苗  
翊等大敗傳正彥相繼逃遁是夕皇帝聖旨除公  
知樞密院事翌旦公與顧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  
罪泣上再三慰勞宣喻云曩者在眷聖兩宮幾不相  
通一日朕方啜羹小黃門自趨前傳太母之命曰  
張浚早來不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覺覆羹于手今  
其迹尚存自念卿旣被責此事誰任公嗚咽奏臣  
蒙陛下眷遇之厚久歷臺省不能補助致虜騎憑  
凌禍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再三稱歎獨

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上宣諭隆祐皇太子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聖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恐頓首謝上屬意欲倚公為相公辭晚進不敢當蓋公意以關陝為中興根本欲請行矣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服玉帶命內侍覆去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重辭元樞之命詔書曰卿以小宗伯之職贊天營之事乃能摠合諸師來赴行在之急俾奸宄不敢輒肆威聲既振妖宵奔致朝廷於安平無事之地卿之功大矣且勿復辭傳正彥既敗走與死黨直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達王世脩等伏法建康市初公起義師行在嘉禾一夕坐至夜分外間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腰間出文書乃傳正彥遣來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斲睡見其醉色不遽問尔欲得如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者况侍郎精忠大節感神明某又安忍害侍郎耶特見備禦未至恐後有來者故來相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復利願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遂拂衣而去其超捷若神公翌日取

嘉禾死罪囚斬以徇曰此苗傅幾刺客也後亦無  
它公私識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盜薛慶嘯  
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通行關一有  
滋蔓為患不細且聞慶幾無所係屬欲歸公麾下  
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斬賽幾率兵降遂  
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  
朝廷恩義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  
信浮言胥動願浩等遽罷公樞筦及聞公訖事還  
上歎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辭上撫勞再四  
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公有曰願同越勾踐焦  
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蠹臣仍  
題其後曰卿者畢可密藏恐好議者以朕屬意篇  
什也其眷待如此公素念國家艱危以來指置首  
尾失當若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虜或先入  
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  
充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賜親筆詔書曰朕  
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  
外有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  
某往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幾其念  
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



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堂  
答殊勲公行有日矣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  
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真通及京城破逼脅后  
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又乘勢剽略爲亂左  
右張邦昌爲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伏誅  
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陛對恃其衆盛悖傲無禮  
多所邀求且乞貸傳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  
略云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羣兇布在  
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它  
日必有王軫蘇峻之患臣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

奉使川陝啓行有日迺心踟躕若不盡言乞伸典  
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檢詳文  
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飭吏數輩  
作文書劄榜皆備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  
瓊議事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  
瓊愕眙命縛送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親  
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  
無所預衆頓刃應喏瓊論死兵分隸神武軍自靖康  
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傳  
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

自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  
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  
議軍事遂西行獨念上孤立東南朝廷根本之計  
未定蚤夜深思苟有所見不敢不納忠以身在外  
而不言也嘗奏曰前日餘杭二兇鼓亂彼豈真惡  
內侍哉當此艱危人情易搖欲爲不順借此以鼓  
惑衆聽耳然在我者有隙可指其事乃作願陛下  
謹之察之於細微未萌之事每切致意使姦逆無  
以窺吾間又曰臣累具奏謂前此大臣不肯身任  
國事意謂事苟差失衆言交攻取禍必大惟因循  
度日萬一得罪而去亦不過謂庸謬落職領祠而  
已此風誤國有願陛下臨朝之際不匿厥指與  
大臣決議繼自今必使身任其責脫或敗事誅罰  
無赦又奏曰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書稱先王之盛  
有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夫僕從之微也而亦必  
嚴擇蓋其朝夕在君側浸潤膚受言爲易入苟使  
小人得售將何所不至夫小人進讒說以快其私  
經營窺測投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人也  
或因獻談諧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寅緣附會其  
端甚微人君一或忽之則忠賢去國億兆離心其

若親君福

有不可勝言矣臣謂欲盡聽言之道莫若  
子而遠小人不然雖有過人之聰明而朝夕所  
近者既皆非類漸漬以入其能無過聽之失乎又  
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體乾剛健而能成  
其志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  
天莫大於此少康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  
之業復振蓋其經營越四十年向使其間一萌退  
縮之意則王業無自而興矣漢高帝困於鴻門屏  
於巴蜀敗於滎陽京索間屢挫而愈不屈終滅項  
氏以啓漢基此二君者豈非剛健不息而卒能配  
天乎今日禍變可謂極矣意者天將開中興之基  
在陛下體乾之剛身率天下而已願陛下以至公  
血誠存心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  
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便佞之惑耳者去  
之美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衣服飲食亦惟菲  
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心者而專  
以宗社生靈爲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  
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  
之以堅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  
以格人由近及遠由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化

少康漢祖之事業又何難哉臣於陛下分則君臣  
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不敢  
不思所以自效上手書賜公曰卿自離關曾未幾  
時竒畫深規忠言謹論著之簡牘已三上矣虛懷  
領覽嘉歎不忘時渡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  
貶海外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吳玠莫儔顧反得  
生歸綱雖輕踈亦嘗爲國任事乃不得叙天下謂  
何上用公奏綱得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爲  
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公自七月  
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議儲蓄

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任陝蜀  
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鎮淮東令  
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與秦川  
首尾相應朝廷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  
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  
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  
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  
捐軀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  
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鑿興早爲西行之謀前控  
兩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

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始公未至虜已陷  
延鄜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虜驍將婁宿孛董於  
九月二十九日引大軍渡渭河犯永興知軍郭瑛  
遁去虜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  
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  
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而  
尤以搜攬豪桀爲先務一時氣義拳勇之士爭集  
麾下吳玠及其弟璘素負才略求見公願自試公  
與語竒之時玠方修武郎璘尚副尉公獎予不次  
擢用命玠爲統制璘領帳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

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謀報虜將寇東南公即命  
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大入寇  
江淮車駕浮海東征四年二月公以虜勢未退治  
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旣北歸矣乃復還  
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之功非幸關陝不  
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定  
都大計又奏曰臣竊惟國家不競患難荐臻夷虜  
憑凌海宇騰沸二聖久征於遠塞皇輿未復於中  
原而敵國交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賊手黎元  
悉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比必欲

心

悔禍庶獲安自非君臣之間更相勉礪痛  
 嘗膽修德著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  
 小人去讒佞屏聲色簡嗜慾崇節儉則曷以上應  
 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殊未有休息之日也若  
 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卒能平夷  
 終歸安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  
 門開公正之道天人響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平  
 之寇成不世之績上手書報公以虜退劔狀且曰  
 卿受命而西大恢遠略布朝廷之惠意得將士之  
 歡心積粟練兵興利除害去取皆當黜陟惟公而

海表文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川海

又雅志本朝嘉猷屢告眷惟忠懇實副倚毗是月  
 虜大酋粘罕復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  
 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  
 燕人甚衆時聞兀朮猶在淮西公懼其復擾東南  
 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即謀為牽制  
 之舉始公陛辭上命公二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  
 上亦以虜欲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  
 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  
 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虜大恐急調  
 大酋兀朮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

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  
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  
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  
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徇  
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司獨親兵  
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  
虜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迺劾異議者  
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  
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凡十餘萬公哀死問傷錄  
善咎已人心悅焉迺命吳玠聚涇原兵據高扼險

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  
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卅方等  
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虜見備  
禦已定輕兵至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  
報公曰卿便宜收合夷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  
壁謹守要害旣以保固四州之地又能牽制南下  
之師則惟卿之賴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虜紹  
興改元五月虜酋烏魯却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  
玠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逗留山  
谷人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

大酋謂曰吾自入中國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  
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息此意但  
務自保而已兀术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  
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  
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  
計兀术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鬣狼狽遁歸得其  
麾蓋等自虜入中國其敗衄未嘗如此也先是上  
以公奉使陝右捍禦大敵制加公通奉大夫公念  
自靖康中召赴京師更歷變故出身爲國違去太  
夫人色養於茲七年乃奏迎太夫人自廣漢來聞

中版輿就養又思所以悅母意遂乞以通奉恩命  
特封外祖父母優詔許焉二年上謂公未至西方  
時虜已陸梁蹂踐關陝及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  
保護衝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  
勞備至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  
曰朕非敢決取秦穆之効而卿自脩孟明之政是  
用夙夜歎嘉今遣內侍任源往宣旨源歸公附奏  
謝且密奏曰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於初末不  
可救夫莫顯者微也常情謂爲微而忽之明智以  
其著而謹之唐元宗惑女色而致祿山之禍憲宗



任內侍而啓晚唐之禍其初二君之心皆以爲發而不加察也孰知其貽害之烈至此哉願陛下於事之微每深察焉則天下幸甚是歲公亦遣兄滉及官屬奏事行在所上喜恩意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虜蚤夜勤勞親加訓輯其規模經畫皆爲遠大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爲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略諸將歸心任趙開爲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近而西北遺民聞公威德歸附日衆於

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出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爲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朝廷疑之二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乞去而以負荷國

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虜大酋撒离喝及劉摠  
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爲清野之計分  
兵據險前後撓之虜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  
引遁大軍躡之人馬死曳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  
是時公累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  
有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  
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語勝非陰肆謗毀詔公  
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上弗許四年二  
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  
丙發潭兵赴湖北丙怯懦不能遣反鼓唱軍士幾

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勘丙憾至是遂  
率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  
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  
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  
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機即用便宜指揮  
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祕閣以崇儒擬  
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蜀  
夔峽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若  
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  
一欲尚留宣司當爲開陳如請公不願也而丙反

謂公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願浩書進  
呈上始愕然即詔宣押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  
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攝  
州居住公知虜旣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  
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  
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  
我亦云義矣彼勢蹙即言和勢盛即復肆前後一  
轍請姑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  
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  
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  
月余覲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覲之難稍息  
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  
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  
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上虜實畏  
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辭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  
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  
後得歸旣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虜之氣  
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緩所以前日使  
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此虜傾  
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

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  
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  
實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  
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既定不復進取將解  
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陛下  
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  
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  
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竒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  
年戍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  
斥遠和議用定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  
具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  
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  
總一路王宗尹王喜主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  
服公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  
饒至闔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  
引虜大兵繇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恟懼上思  
公前言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  
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  
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弭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

想卿志在王室益紆籌策毋用固辭便可就道夙  
夜造朝嘉謀嘉猷佇公入告金書疾置絡繹於道  
公即日行中途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  
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虜大兵在淮東者  
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見玉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  
復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  
一虧於己覆載不容自昔懷奸欺君妬賢賣國當  
時間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恨不食其肉者至若  
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  
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  
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質初被家訓粗知義方平  
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寔獲使令陛下任之  
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攻毀之備至有求  
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微蹤臣奉使  
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於不  
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節昭孀親萬里之憂言之  
嗚咽痛憤無已今陛下察其情僞保庇孤忠許以  
不侍旋擢樞筦在臣毀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  
議之所劾訓詞之所戒備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  
何顏敢玷近列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而

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  
於中原謂關中据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  
起者乘虜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  
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  
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  
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恠比復召浚置之宥  
密而觀浚恐懼怵惕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  
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  
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時太史局占  
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一聞太史推測天象以  
來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占竊惟天之愛人君必  
示以災變使之恐懼修省勉求爲治人主修德畏  
天則天心眷佑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  
數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  
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行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  
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容如天  
之至誠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之不興  
何患乎賢才之不至哉公旣受命即日赴江上視  
師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先遣魏良  
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逮于中塗公問以虜

臣等大酋問答良臣繪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喻良  
 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  
 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剋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  
 人爲虜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  
 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虜得上然之公遂疾  
 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  
 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  
 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張樞密已在鎮  
 江初虜謀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  
 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  
 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  
 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  
 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  
 將追擊所俘獲甚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  
 年二月十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  
 馬而趙鼎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  
 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  
 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  
 敢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恭

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託之重夙夜憂勤  
不近聲色不事玩好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祐受  
福無窮決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依日月之末光  
獲保終年少效補報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  
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詔大  
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  
屏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  
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系天下之心  
不可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  
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

鼎都堂相與仰歎聖德久之自是與鼎益相勉厲  
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  
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  
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  
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  
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  
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  
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旣隆強虜自  
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上嘉納焉又



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  
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  
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  
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  
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  
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  
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  
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  
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  
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  
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  
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  
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  
云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  
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  
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  
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者  
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

是以日宗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  
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  
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  
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  
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還如安公留  
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親  
喻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  
命即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  
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  
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建康東南  
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  
形勢為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  
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  
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  
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  
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  
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  
憂實與必携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將未  
必諭此意或遲兵殺戮則失勝筭傷國體遂具奏  
請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常遇

禍而畏避崇虛吝者常獲福以為國之大患奏曰  
今未有疾於此正在膏盲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  
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雖終至於魚於主人  
猶以為愛已也乃若良醫進剖骨洗腸之術旁觀  
駭愕指以為狂至其疾良已尚不免於輕試之謗  
自古掠美附衆者得吝常多而骨鯁多當權者負  
謗常重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定  
之後姦臣乃謂之輕棄萬束今合天下之力以誅  
天下之不義雖湯武復生亦必出此而顧乃為恐  
懼顧慮之計何由而事功可集哉蓋公所以自任  
者始終如此故每因事為上言之行至醴陵獄行  
數百人盡揚公遣為閑探者帥席益傳至遠縣因  
之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尔今  
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早降  
即救尔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州  
於是賊寨首領黃誠周倫光請受約束然誠等屢  
嘗殺招安使命猶自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  
澧益陽壓以兵勢其黨大恐相繼約日來降丁壯  
至五六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  
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上

手書賜公曰覽奏知胡寇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  
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懽賀萬口  
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  
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奏遣岳飛之  
軍屯荆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而下時重湖  
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夷父老歎息以為變  
殘賊伸吟之區為和氣也始公定議令韓世忠屯承楚  
于高郵作家計及公出征而廷議中變公復請去上悟  
優詔從公初計公既兩發諸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  
堂皇子出就傳喜不自勝以為當以擇師傳為先遂  
具奏薦起居郎朱震祕閣脩撰范冲可任訓導之選  
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為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自  
昔人君命相與之講論天下大計次第而施行之故  
日積月累成効可必譬之營室先度基址次定規模  
付諸匠者以責其實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自建炎以  
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而大臣進說於陛  
下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一相之入引進親舊報讎  
復怨以行其私意而已欲望國家之治安其可得  
乎其二謂祖宗置臺諫本慮夫軍民之利害人下  
之善惡官吏之能否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

得以風聞而論列不幸大臣不得其人則臺諫力  
爭辨以去之耳今乃不然陰肆揣摩公為反覆或  
伺候人主之意或密結大臣之私摺摺細故以示  
其公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其三謂祖宗時郎曹  
之選非累歷親民不以授自臺閣而為守式  
者十嘗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  
成其材以備任使今則不然事口記者可至  
言官弄文采者皆升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  
位一居京局視州縣為冗官故有為大臣而  
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軍政之始末

者有為侍從而不知州縣所宜施行者况責以  
任天下大計哉上嘉納焉公自岳鄂轉淮西  
東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承楚偽境震動上  
念公久勞于外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  
紫光祿大夫公力辭至四五乃許特封公母計氏  
國夫人賜公兄澆紫章服及五品服二人官公  
親屬兩人公以十月十一日至行在上勞問曰卿  
暑行甚勞然湖湘群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  
仁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  
臣得效愚計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自古

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迹究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以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

友之義而考其用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陔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陔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以所由以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公獨對便殿問所宜為公退奏曰臣竊惟二帝皇族遠颺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

巨 嘗屈指計之如此者當三千晝夜矣虎狼用意  
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總師于  
南耳異時或一有差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雖有  
可為切之幾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  
鋒搏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  
百倍虜叛歸服雖然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心  
念之間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  
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  
思共為陛下雪讎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  
人屏去待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不入  
中井之談不聞道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  
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弃珠  
玉絕弄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  
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  
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  
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  
官之心日以歸夷狄雖號荒服然非至若禽獸也  
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折士喪小大  
雖異戰必不力衆必不同則陛下何為而不可成  
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變者見天下之人口不

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加覆水  
之不可救也蓋濼見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  
自古為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  
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  
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  
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為人上者其可不  
兢畏戒懼耶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且命公  
以所見聞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  
覽凡四十一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  
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

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郡縣之利病莫  
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上謂公曰  
朕每以事幾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奏曰  
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系  
慮之誠是也然臣常聞之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  
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  
以自昔君人者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  
怍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實為所當為曾不  
毫郵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  
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



澄靜心氣庶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福天下以  
建中與公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為  
謀叵測不敢皇寧處于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  
將以觀機會上許焉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皆是  
月中旬啓行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極函閭  
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它岐捷徑  
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太原  
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  
前後空闕虜出它道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  
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  
然後為可安乎既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於同列  
惟上深以公言為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  
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  
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  
後翼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既立  
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慶傳以平至意公  
於諸將中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冠鷲可將  
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偽地叛賊頗聚兵世忠  
渡淮擊之敗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壬寅首倍上手  
賜書公曰世忠既捷擊賊不屯佳退合宜中外忻

悅每患世世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  
 不失事機亦知指授之方即宜明審虛實徐為後  
 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  
 時飛母死挾護葬廬山公乞御筆敢趣其行飛奉  
 詔歸也公身任輔相雖督軍在外朝廷有大差除  
 不容不預議而孟叟除知樞密院及高世則除節  
 度使皆不知始末具奏以為如此則臣不當在相  
 位上親筆喻指公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  
 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指揚不  
 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吉慶外則  
 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履之心請車駕以教冬  
 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公又渡江遍撫淮上諸  
 屯屬方盛夏公不憚勞人人感悅時防秋不遠公  
 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機  
 擊之六月制加公食邑食實封時公所遣人自燕  
 山回知徽宗皇帝不豫又聞欽宗皇帝所遣人自燕  
 書奏曰臣近得此信不勝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  
 惟陛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勤切  
 于中固不止坐薪嘗膽也臣願陛下至誠剛健勉  
 強有為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彼羣奸息之論納小

聖廟前  
 聖廟前

忠之說者爲一己妻孥計耳使天有志於中興陛下奮然決爲躬冒矢石事無不濟使天無意乎中興陛下雖過爲計慮以圖一身之安曾何補於事乎但當諷其在我一聽天命而已況夫孝弟可以格天仁厚可以得民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七月有詔促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有俘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逮至平江公又請先往江上謀報叛賊劉豫及其姪猊挾虜來寇公奏虜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旣行而邊遽不一大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不恟懼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以書戒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盡勦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時楊沂中爲張俊軍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梁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其不敢私諸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實劉麟兒

第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入寇已渡淮南涉壽  
春逼合肥公調度既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  
日上劉光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偽胡  
服於河南諸州十百爲羣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  
虜騎趙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惑之移書抵  
公至七八堅欲飛兵速下又擬條畫項目乞上親  
書付公大略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爲保江  
之計不必守前議公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  
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  
若叛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

保乎陛下其能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寇  
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  
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  
制願陛下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書  
報公曰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奏  
措置方略審料敵情條理明甚俾朕釋然無復憂  
顧非卿識慮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  
堂外則諸將人人畏怯務爲退避自全之計雖公  
遠策之忠始終不貳然握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  
主上見幾之明不惑羣議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

頌矣及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亦始爲固守討  
既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  
敢進楊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  
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洶動星夜疾馳至采石遣  
諭光世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  
來采石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猷分  
麟兵之半來攻沂中是月十日沂中大破猷於藕  
塘降殺無遺猷僅以身免麟拔寨遁走虜獲甚衆  
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  
上上賜手書曰賊豫阻兵梟雛犯順夾淮而陣侵

壽及濠鄉獎率師徒分布要害臨敵益壯仗義直  
前箕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  
觀草木以成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  
談笑而成謝安淝上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効與  
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公奏曰逆雛遠遁尚  
稽授首之期金寇方強未見息戈之日臣之罪大  
何所逃刑願陛下念十年留滯之非歎雙馭還歸  
之晚儻爲民而勞已當有神以相身無使自謀擇  
利之言得惑至高無私之聽又上奏以賊臣邇者  
輒入邊塞今雖勝捷而渠魁遁去殺戮雖衆亦吾

赤子致彼操戈而輕犯由臣武備之弗嚴願賜  
黜以允公議上深嘉歎焉有旨都督府隨行官吏  
軍兵諸色人等備見勤勞可令張某等第保奏公  
奏驅馳盡瘁職所當然賞或濫加士將解體乞上  
保奏戰功庶可旌勸軍士又遣內侍賜公古端石  
硯筆墨刀劍犀甲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  
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  
去方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  
之次日具奏曰昨日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  
事利害至大蓋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爲則不

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虜叛相結脅之以  
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  
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  
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  
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  
不自致力以爲之先臣懼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  
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  
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  
弱異時復欲下巡幸如書誰能深信而不疑者何  
哉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

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  
遠避天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  
況陛下親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效力人有離  
心陛下雖過自爲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  
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爲此論  
者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爲之人  
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  
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不測夫襄漢我所  
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使虜叛事力有餘果然凌犯  
水陸借進自上而濟陛下雖深處臨安亦能以安

乎矧惟陛下負四海之重責有爲而未成天下猶  
矜憐而歸心於陛下不爲而坐待其盡其爲禍可  
勝言耶要須剛大志氣恢廓度量以拯救天下爲  
心仰不愧於天俯無怍於人度事而爲審時而動  
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今  
臣侍陛下以還歸在臣之謀無所任責臣亦得計  
矣而爲陛下國家計則爲不忠是以披心腹露肝  
膽復一二言之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  
臣之間得盡其道不貽萬世之海上翻然從公計  
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公謂親民之

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及  
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于內者積歲得  
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  
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  
守監司有治以任滿除郎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  
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回日較其治勳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  
館遣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  
降詔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上皆從之七年  
正月上以公去冬卻敵之功制除特進公懇辭再  
四先是十二月以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公  
辭不得即求回授兄滉至是上謂公曰卿每有遷  
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有未安也公乃奉命

王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下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

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薛等行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薛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饑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

每書文集卷九十五下

猶以為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進親書付外其詞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卹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卹朕憂又以公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公退又具奏待罪曰仰惟陛下時遇艱難

當險阻圖回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  
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在諸臣  
先每因從容語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淚必數行臣  
感慨自期願殲虜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  
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志拯生民  
塗炭之難則臣之事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  
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積罔極之思哀復  
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寧告  
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刷此至恥惟臣是屬而臣  
終隳成功使賊無憚況以沙漠之墟食飲憂慮兩

宮處此違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尚叨近輔  
實愧心顏伏願明賜罷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  
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上降詔起公視  
事公再上疏待罪不獲請車駕以二十七日發平  
江三月十一日至建康時公總領中外之政會車  
駕巡幸又值國郵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  
惻怛上下感動人情賴公以安每對必深言讎耻  
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厲精克  
己務自損節戒飭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  
事無巨細必以咨公賜諸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不

晉易一字四方有災異公必以聞祥瑞則皆抑不  
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龐信孺進嘉禾九穗並鑄  
秩放罷而四方皆知朝廷好惡所在矣四月公行  
淮西撫喻諸屯築廬州城治東西關且申防秋備  
自公來東南太夫人留蜀及再入政府遣人迎侍  
太夫人安于蜀未即出上為降旨召公兄滉俾迎  
侍而來又遣內侍胡宗回往喻意五月始達建康  
而公亦自淮西歸上疊遣中使勞問太夫人賜予  
稠疊公戴星而出經處國事至暮入侍色養委曲  
奉承中外觀感歎慕傳相告語以為美談自公與  
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多一  
時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營人號為小元  
祐而公尤未嘗以恩澤私親戚仲兄滉上知其賢  
累欲加以異恩公輒辭及賜進士第後省官繳駁  
公非惟不加忤且奏不當以臣故沮後省公議外  
舅宇文時中政和中為郎出守大藩舊已寓直萬  
里召赴僅進職知湖州舅氏計有功久在幕府得  
直徽猷閣公止乞就祕閣人照其公公以人主當務  
講學以為修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  
筵有旨趣赴闕會旱災且自太夫人以次闔門悉卧

公力求去至再四不得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世握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卹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宜賜罷斥用敬言將帥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公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自往勞之人情協附上下帖然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有請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公歸以為不然奏論之而瓊等亦與德有舊怨與其下八人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揚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此軍自聞王德為帥往往懷疑而酈瓊遂陰有異志唱搖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行欲渡淮歸劉豫祉不肯渡詈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遂引營力求去位上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出檜謂公必薦已就閣子與公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文字檜始錯愕而出後反謂鼎上召公而張丞相遲留至上使人促始入檜之交謀類此公本以檜請鼎中建議立趙

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膺  
尤力公遂推引既同朝始覩其顧望包藏故臨行  
因上問及之先是公遣人齎其手榜入僞地云劉豫  
本以書生被遇太上皇帝旨居言路主上嗣極擢  
守鄉郡當山東之要衝任濟南之委寄眷禮殊厚  
責望至深俄聞率衆以請許旃入失身而據位諒  
亦迫於畏死姑務偷生如能誘致金人使之疲弊  
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茲誠亡國之良圖亦爾爲臣之  
後効更須愛惜民力勿使傷殘儻或永懷異心自  
顯戮豈惟皇天后土有所不容抑恐義士忠臣終

懷憤疾金虜用事者見此初已疑豫八月豫聞王  
師欲北向遣韓元英告于虜謂南寇張某總領烏  
合之兵或逼宿亳或窺陳蔡或出襄陽增修器甲  
趣辦軍裝其志不小先起制人後起制於人欲乞  
兵同舉虜得此報謂豫旨欲困己益疑之會瓊等  
叛去公復多遣間散持蠟書故遺之大抵謂豫已  
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又乞兵于虜十月虜副  
元帥兀朮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機會之來公已去  
位矣蓋公以九月五日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  
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王縉奏乞留公即日

補外都官郎中趙令衿繼上疏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祕殿中侍御史石公操以右正言李誼文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公出任國事每以不知何從容盡子職為念及既去國太夫人以公退處山然從之八年二月抵永左右侍旁凡所以順承如晚意者無不曲盡太夫人安之不知其為遷謫也然公自以為上遇我厚雖流離遠屏亦未嘗一念不在朝廷作草堂旁近以奉版輿遊歷命以三省為文紀之曰予作堂于寓止客館之東隅僅庇風雨取曾子三省之目以名之其省謂何思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己者恐或未至也士大夫學聖人之道當求所以通天人之際予之三省將有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則公之所深省而自得者遠矣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永公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魯仲連不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遲發而大況我至饑深際迺欲將好而幸目前必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給繹以來臨

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  
謀皆或有之矣其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  
深思密以啓沃又聞故人李光自洪州召入政府  
復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已又具劄子以奏曰  
恭覩詔書之頒再三伏讀通夕不寐今日事之虛  
實姑未論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  
南遂復我心德其厚賜謹守信誓將來人情益解  
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  
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有甚於  
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兵政精誠感格將士漸  
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遊談之士取功於一  
時忠勲之臣置身於無用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  
下且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  
者矣今從約之遽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答猾  
虜之詭祕措置失緒不勝寒心願陛下思宗社之  
計圖恢復之實逼之以大勢庶乎國家可得而立  
臣罪戾之餘一意養親深不欲論天下事顧惟利  
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負陛下之知惟陛下留  
意二月以大需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任便居住公復具劄子曰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

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強勉圖事而已陛下  
進而有所爲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齟齬  
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爲則其權在敵且怫  
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  
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罹實害  
智者所不爲也仰惟聖慈深計審慮茂圖大業永  
福元元又自作謝表云敢不專精道學黽勉身修  
求以事親方謹晨昏之養庶幾報國敢忘藥石之  
規視此則公許國之忠爲如何哉居旬日又具劄  
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  
朝論之所商榷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  
成矣臣嘗不寢以思屈指而計虜人與我讎讐之  
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委靡而遂  
亡也臣意其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息我之心勢盛  
有餘將來故以乘吾之隙理旣甚明事又易見然  
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虜上策還梓宮復  
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篤好以息我師遲  
之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  
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妃后將何以塞請虜出中策  
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暮年中原之



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顥者尚庶幾於  
前虜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  
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  
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公以太夫人念鄉不欲東  
去力辭至再三四月公念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  
又具劄子曰竊惟陛下建炎初載嘗歷大艱天意  
至深益彰聖德前事不忘後事之鑑伏願亟收人  
心務振士氣權勢專制操縱自我外之醜虜曷發  
敢侮之謀內之羣帥益堅盡節之志天下國家我  
所自定宋之社稷永永無窮夫理有近利亦有深

憂有天下者當審機會度人情斷大義持柄握權  
不以與敵腐儒寡能遠死事至而悔將何及焉況  
夫今日事機尚可因權而變速於救藥惟望聖慈  
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八月間虜遣使來以詔諭  
爲名則又具奏曰臣近者累輸瞽說仰瀆聖明誠  
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  
廢有與必有奪虜以詔諭爲名持廢置與奪之大  
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  
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也劉先主曰濟大事以人  
心爲本此存亡之大計也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

神母忽焉福州之命既累辭不獲公念時事多虞  
惟在近或可以補報萬一遂受命而東九月至閩  
中閩素號健訟難治公謂人心一也正由臨民者  
先有逆詐億不信之心正以不能感格入境一切  
諭以義理飭守令誠意民事令鄉里長老知書者  
率勸後生及彊悍者無為鄉黨羞民皆感仰每出  
觀者至升屋登木如堵增十年正月上遣中使撫  
問公附奏謝且曰願陛下全養精神剛大志氣惟  
果惟斷見幾見微察彊弱於言辭之際轉禍福於  
談笑之間無使噬臍為天下笑時虜中變盟約復

取河南公奏曰臣竊念日羣下決回鑿之議國勢  
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出上策還梓宮  
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  
必深和議不拔人心解怠國勢寢微異時釁端卒  
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  
警悟虜懷反復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顧因權  
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  
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勲可集臣又有臆  
見當燕山新復朝廷恃郭藥師為固一旦醜虜敗  
盟藥師先叛何則賣國無恥之人本無它長難與

共事願陛下每以爲鑑制御於早無忽繼聞淮上  
有警運以邊計奏知又修畫海道舟舡利害上嘉  
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  
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  
人人感悅和氣薰然訟事清簡山海之寇招捕無  
餘間引秀士與之講論閩人化之十一年三月劉  
錡大破兀朮于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關陝竒之  
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  
識諸將莫及而一時輩流嫉其材能出己右百計  
沮遏公旣平湖寇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  
右扶持付以王彥軍且擢爲騎帥至是錡竟以所  
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召錡還矣錡還  
朝上見之首曰張某可謂知人檜遣郎官蓋諒來  
諷公使附其議當即引公爲樞密使公答檜書歷  
言和不可成虜不可縱且面爲諒言諒歸檜怒時  
莫將等歸自虜朝廷復遣劉光遠等奉使而公亦  
力請祠奉親矣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節度使  
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去福之日軍民送者咨嗟  
號泣相屬於道公以蜀遠朝廷不欲徑歸遂奉太  
夫人寓長沙十二年太母鸞輅來歸制封公和國

公具劄子以賀且曰與或爲取安必慮危夫惟務農而彊兵乃可立國而禦侮願勤聖慮終究遠圖公恐太夫人念歸乃即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楹以奉色養太夫人安焉築堂榜曰盡心親爲之記大意欲益求所以盡心於君親者居間玩意六經考諸史治亂得失益思前事之幾微憂時之志一飯未嘗忘也檜旣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方後高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倣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致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之徐緩之音竊惟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

於道自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  
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  
謹察情偽豫備倉卒猶之奕碁分據要害審思詳  
處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  
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  
罪不議比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儻非  
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  
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事下三省檜大怒時公又  
以天申節手寫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曰臣嘗  
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膺大福獲大壽  
決然無疑者輒輸丹誠為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  
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  
荒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  
自朝至於日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  
于遊日以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樂  
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商自祖甲之後立王生  
財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天  
道昭然其應如響古之聖人以一身莅天下惠澤四海  
無不如意未嘗少有一愛懼退怯之懷凡以天道可

必吾無愧歉于心而已臣不勝臣工祝頌之誠  
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以奉天道天  
之所以報吾君者宜如何哉七月檜命臺諫論公  
章四直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  
住熱川周勣者氣義人也自公貶永即來相從公  
帥福唐爲屬公來長沙勣亦從居焉檜累書相  
勣不得恨之乃謂公與勣誹謗時事亦削勣官竄  
封州公被命即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  
往太夫人送之曰汝無愧矣勣讀聖人書無以家  
爲念公至貶所月一再遣人至太夫人所日夕讀  
易精思大旨述之於編親教授其子拭連爲州景  
物甚勝暇即策杖遊歷連人愛重公爭持肴果以  
迎所至必爲曲留終日時檜益肆凶焰遷謫者不  
絕于道四方觀望公處之恬然形氣益充實太夫  
人亦安居長沙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  
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  
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己巳歲嶺南瘴疫大作日  
色昏昏官于連者自太守而下死凡數人郡人無  
不被疾哭聲連巷鄉落至有絕饗者公和藥拯之  
病者來請日至千餘人惟公家下至僕厮無一人

告病過者咨歎莫不以爲天相忠誠也居連凡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永州湖湘之人見公歸喜甚爭出迎望見公所養勝前退皆歎息相賀公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四月至永母子相見彊健如初永舊所嘗居人情尤相安而公兄徽猷公遽以疾終方公官于朝及在貶徽猷公常留太夫人左右悅適其意太夫人鍾愛之至是悲惻殆不能爲懷雖公解釋備至太夫人亦年高多疾矣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虜人憚公尤甚歲時使至虜中其主必問公安在方約和時誓書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懼公復用云至是秦檜寵位旣極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先剪除海內賢士大夫然後肆其所爲尤憚公爲正論宗主使已不得安欲亟加害命臺臣王珉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文始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奏請令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即擢知潭州汪召錫者娶檜兒女嘗告訐趙令衿遣爲湖

南提舉官俾共圖公又使張常先治張宗元獄殊連及公以爲未足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備極慘酷考掠無全膚令自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病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庶務先勒檜子熺致仕盡斥羣兇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除判洪州公已在苦塊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銷鑠政事無綱邊備

蕩弛幸其一旦隕斃當汲汲惟新令圖而未見所以慰人望者且聞頑顏亮篡立勢已驕豪必將妄舉可爲寒心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五月具劄子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以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苦塊中安敢恣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己而默不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哉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



彼知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顏  
逆指而不敢辭也茲臣不然惟利是圖不復它  
郵專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其邪志  
始則曲意媚順而欺蔽人主之聰明終則專事  
擅權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  
言者矣然而身滅家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歷歷  
可攷天下後世視之曾犬豕之不若彼誠果何所  
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  
而用以沉潛施設中幾天下四夷孰不畏服是臣  
可言之秋也臣踈遠不復預聞朝廷幾事而伏自

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  
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與臣誠  
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  
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  
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方祖宗盛時嘗與虜通  
和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  
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  
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無論  
者猶恨夫恃和為安而不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  
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

陰伺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  
深思力圖於此時也或謂虜嘗有弒立之舉夫弒  
立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  
修德立政斷然爲吾之所當爲口不絕和而實以  
勢臨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度輕爲舉  
動第堅壁清野以持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虜之  
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必不肯附逆而忘順也  
假之五七年而虜之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  
用事雖有賢智莫知爲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  
謀無忘朝夕無使真有噬臍之歎夫約和衰弱之  
時謂不能久而彊虜之變荐生於內是天贊陛下  
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主之俯仰天地間  
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義不  
可斯須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  
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爲者不過盡忠於陛下  
顧雖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爲陛下用者所不當  
顧惜而況親逢聖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  
懷私顧己匿情慮禍之心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  
不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  
卹讒毀爲陛下陳之陛下勿謂軍民之

心爲可忽忠良之言爲可棄夫治天下譬如槃水  
一決而潰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  
年六十死亡無日非若紛紛互持和戰之說惟恐  
其說之不勝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以遠  
之圖臣知爲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榮臣亦預有  
安榮臣之自謀亦豈有不審耶幸未即隕得終禮  
制陛下不以臣爲愚而卒棄之願陛下許臣居巖  
窵間優游養病爲陛下謀畫心腹之臣以畢愚盡  
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廓乾坤  
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取父兄  
宗族之讎盛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繼  
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  
星變詔求直言公念虜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吾  
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無備沈該乃俟高據  
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伏在苦塊經歷  
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爲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  
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  
常恐一旦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萬一思以展盡  
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世儒牽於戰和異同之說  
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儒爲姦不知經史之心

切切焉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聽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簧鼓曲說愚弄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況時方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駟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彼皆翕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乎德政修立而以生利爲心未嘗恃和爲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

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凌之苦  
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  
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  
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酋海內始  
安焉茲豈非以和為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  
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  
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  
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然  
考其君臣所為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  
姑息賞罰失章施設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

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  
酒色厚于賦歛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  
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  
翰所陳殆為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  
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凌侮  
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  
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  
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  
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彊其國  
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之

發矢北向者至今爲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  
服役夷狄者必曰石晉云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  
心純一即位以來簡用實才虜人聞風而畏之於  
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且幸徽宗皇帝  
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  
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  
邪心方國家間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  
於異己之去意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願望者欲  
我之忠良淪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  
之將士解體其氣不復振作耳欲我之懷於宴安  
以甘于醜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  
畢爲之不幾乎與虜爲地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  
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  
背夫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下之心重惡之如此且  
彼曾不思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  
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  
於後而和乎臣謂虜有大讎大怨不可復合譬夫  
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帥携離人心睽異姑  
爲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  
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蒞職之人秦於富

貴聞於政事曾無尺寸之功以上報於國家享慶  
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列賞與命在受邪聚歎珍  
貨獨厚或室無謀為子孫謀而不為國謀下謀  
不知為國謀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  
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歎是夫豈事不用  
政事不修邪勢不亡而事敗責成受命於國  
以啓輕侮之心而正遠其謀由會其遠所謂政將  
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乎而甚可痛恨者下也  
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  
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亦危亡而

與春文集九十五下

二十三

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六王文  
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唐漢四君之事以保圖  
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  
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  
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含毒忍死其  
亡無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而已又伏思祖宗之德  
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  
有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姿輔以緝熙  
之學何為而不成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充其志氣  
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從以

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又以所著  
否泰卦解義進之奏曰臣往待罪相位陛下賜臣  
親書周易否泰二卦辭其後臣謫居連山益遠天  
日葵傾之心不能自己遇朔望必取再拜伏讀竊  
不自揆爲二卦訓釋久欲獻之以備乙鑒而負罪  
積畏無路上達今謹繕寫昧死以進顧坐井之見  
豈足以仰補萬一惟臣子愛君之誠則不能自己  
焉竊惟易謹君子小人之辨而二卦則其効之尤  
深切著明者也其事則本諸一心惟陛下留神上  
付前奏三省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

怒以爲虜初未有覺歲時通問不翅如膠漆而  
公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爲狂臺諫湯鵬  
舉凌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  
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公自扶護西  
歸抵綿竹即卜日治太夫人葬附雍公之兆賓客  
紛至自朝及夕哭泣應接不少倦子姪交諫尊年  
不宜致毀而公孝誠自天不能已也太夫人旣葬  
十日而謫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即日就道  
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永公自爲表謝曰  
念君臣雖分於異勢而利害實係於同舟其憂國



之誠拳拳不捨蓋如此云公自是不復接賓客  
紬繹易春秋論孟各爲之說夜則閱司馬氏通鑑  
如是者又四年而宇文夫人亦終焉自庚辰秋冬  
朝廷頗聞虜有異志公卿大夫下至軍民無不  
懷岌岌日願公還相位表疏不絕三十一年春  
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時臨安積陰命下之日  
廓然清明上下欣悅公歸至潭五月奉欽宗諱  
慟至不能食又聞虜有媢書不勝痛憤上奏曰  
慈皇帝訃自北來又聞逆虜兵動凡爲臣子孰不  
痛憤臣往叨任使孤負眷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海春上卷九十五下

二十五

無所逃罪臣又度今日虜勢決無但已九月十月  
之間必有所向願陛下與大臣計議早定必守必  
戰之策上安社稷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  
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兩淮  
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迸南來沿  
江百姓荷檐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宮留  
守金書疾置躬促甚遽長沙在遠傳聞不一人人  
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途曰吾君方憂危臣子之  
職戴星而趨猶恐其緩至岳陽遇大雪亟買小舟  
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經歷諸屯慰接將士

未

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云虜焚北采石煙燹  
漲天南岸人不復可立公毋庸進也公愀然曰其  
被命即推乃二子來正欲赴君父之急今無所問惟  
直前求乘輿所在耳長江是時無一舟行獨公以  
小舟徑下遭大風幾殆北岸又近虜兵從者憂惴  
甚公不少顧過池陽聞亮被殺然餘衆猶二萬屯  
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激賞  
犒之一軍見公以爲從天而下驩呼增氣虜謀報  
惴恐一二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  
公至建康奏乞車駕早來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  
屬治具不半月而辦風采隱然軍民恃以安上至  
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  
公復用而悲公久處瘴癘形容之瘠也車駕入行  
宮首引公見問勞再四公頓首謝上更生骨肉之  
賜且曰方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保全無此身矣  
上亦爲之慘然曰檜之爲人旣忌且妬後六日再  
引對公奏國家譬如人之身必元氣充實然後  
邪不能干朝廷元氣也今邪氣得以干犯必是元  
氣之弱或汗或下邪氣固暫退然元氣不壯邪再  
干之恐難勝任用入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此

皆壯元氣之道上改容開納時車駕將還臨安欲  
付公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更召御營宿衛使楊  
存中俾諸措置臨發復引公對公奏陛下當京城  
陷危之際毅然請使不測之虜後復受任開元帥  
府以孤軍當虜鋒當是時不知陛下之心還知有  
禍福生死否上曰朕爾時一心家國豈知有禍福  
豈知有死生對曰是心乃天心也願陛下試反此  
心而擴克之何畏乎虜賊上首背焉且勞公曰朕  
待卿如骨肉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卿久在謫  
籍聞甚清貧郊祀合得奏薦及封邑當盡以還卿

宋史卷之九十九

二十一

繼遣內侍賜公黃金及蒙莞筆公皇恐不敢辭秦  
檜二十年間所以譖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  
忍聞者獨賴上主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辨所  
氣平無淹滯之歎而溫乎忠愛之誠為之感動對  
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公求去者公念  
舊臣它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尤以已之  
去就為安危不忍舍而遠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  
時虜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賴公屹然增重兩淮  
之兵渡江歸息而奔走瘡痍之餘重以疫癘自三  
衙諸軍皆屆建康死者日數十人公親為分課鑿

工置曆診候自帥司給藥餌及它費遣官屬監示  
至日暮公親視曆考其勤惰得失而賞罰之全活  
甚重四月楊存中罷公被旨兼措置兩淮繼兼節  
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隰軍駐屯軍馬時虜以  
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提兵在  
淮上欲前救聞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  
之日亦即為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奇乘虜弊  
子蓋率兵力戰大破虜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  
出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去而包  
入斯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  
不復知所勸激奏今海州上功當有以深革其弊  
使可為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以  
下至旗頭押擁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繆偽  
重寘典憲公德威素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摠  
兵權當軍政二十年廢弛之後問疾痛郵勞苦撫  
孤遺禁刻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勵慨  
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念軍籍日益凋寡中原之  
人久困腥羶思慕我宋欲因茲時乘虜事力未疆  
頓兵淮甸淮甸要處以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內以  
壯軍勢實曠土外以警虜情系人心奏曰虜人退

兵之後士馬物故幾半飲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群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似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出扞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固同之以今出事力比量酌度夫人而知其物為弱也議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虜之圖事未可但已一旦倉卒何以待之又况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然則乘機及時內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搖動斯為成筭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圖異日疆虜起侮渡淮先擷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又奏曰臣體訪得東北今出蝗虫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糧或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為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疆力而淮北義兵尤為忠勁困於虜毒亦已甚矣讎虜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甲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疆虜恣為殘害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奸

夫鼓率千百為群別致生事謂可因其憤疾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疆壯年十八以上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疆弩効用為名各給文帖書寫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申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為一甲十甲為一隊迤相妻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公請公即下令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之事概今所營足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孰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嘆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渺然一身當萬機之繁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為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禮遇之久群臣莫及且有嘉謀至討輔朕初政方今邊疆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遙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繫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隕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四至即引見上見公改容肸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

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故必須兢兢業業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棟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直宜每事以藝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日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保今議為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克者且相率庭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勲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疆勇可用公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公擢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庭者不絕衆論始定公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幾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敏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渴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惧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振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

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具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  
海船由東海以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有旨下福  
建選募張子蓋自領江來謁公與之語見其智識  
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奏子蓋才勇  
而性剛氣直願得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  
得也滌上措置招來會今上即位公首奏建康行  
營當罷工役華未之事據今所營足備臨幸有詔  
從之上自藩邸孰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  
咨嗟歎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  
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繁夙夜祗懼未知攸濟  
公爲元老被遇太上帝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  
有嘉謀至計勸朕初政方今邊疆未靖備禦之道  
實難選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  
繫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  
前日恪事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隕  
無二遂就末至國門敦促再四至即引見上見  
公改容體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  
有賜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  
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  
下之公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



公理故必須兢兢業業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竦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讎恥之大感痛形於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太上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輒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留臨安旬口中使問賜飲食等不絕禮遇冠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自北來飛長數里即具奏曰災異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憂勞庶政豈容有此伏願益修欽畏以答天心抑天之愛陛下殆將有以警言地於初助成聖德也更乞延見近臣咨問時政必以惠澤實及軍民先是公謂新政以人才爲急人士以剛正爲先因疏當今小大之上且乞以間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庶幾涖沃之間有所庸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爲宣

梅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  
備勸講論思上遂命召大寶公至江上復奏曰直言  
不聞非國之福自秦檜用事二十年間誣以它罪  
賊殺忠良不知幾何人願下明詔以太上之意條  
具往以直言獲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誣之以事而  
身已淪沒許本家開析事因經朝廷雪許庶幾冤  
憤之氣得申今日又奏乞盡天下之公議以用天  
下之才時洪邁張掄使虜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  
虜中鎖之寓館不與飲食令於表中換陪臣字公  
奏虜主持彊彈壓諸國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寢食  
之間無忘此讎上慰天心下從人欲不當復遣使  
以重前失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  
上下公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  
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堡  
豈不示虜削弱失兩淮之心墮將士之氣或有緩  
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為  
然浩已為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  
輒不以為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鎮淮上圖山東  
而子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  
道海州之貴公方招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

到

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困公奏乞上  
幸建康而浩專欲爲懷安計公治舟楫于東海所  
圖甚遠而浩輒令散遣凡公所爲動皆乖異黨與  
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  
屬勞問不絕且乞上親喻之上賜手書撫存備至  
而子蓋卒不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  
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  
論奏曰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  
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臣自  
爲御營參贊日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皆當時  
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  
遽欲絕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  
言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旣失變爲  
寇讎內則爲虜用外則爲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旣  
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旣  
絕彼之動息無目而知間探之類孰爲而遣三也  
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者三十餘年日夜  
望歸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  
戶棄絕之不得衣食於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  
自往歲用兵大軍以奔喪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

慨念及此命將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  
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湖一  
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  
軍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絕之人  
心一矢大事去矣國家所系人心為本惟陛下恢  
廓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佑其理必然上見之感  
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守臣往  
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持其口辯欲為浩遊說公  
折大義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  
致意史參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  
覆轍浩聞之悚然時浩已遣使使虜報登寶位公  
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復而遽聞遣使懼天下  
解體前日洪邁虜中供伏事狀尋聞虜酋備坐告  
喻嶺北諸國虜借我和議之名以迫脅諸國類如  
此願毋遣浩竟遣之然虜計已行亦竟責舊禮不  
歸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  
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  
中原則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  
動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時已為此謀蓋江南形勢  
實在於此舍而不為未見其策又奏曰漢文帝初

立有前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為天下國家計甚遠願陛下留意焉公於九月中嘗具奏以謂近自吳璘之兵在德順曾未幾月與虜大戰不可不為之深思也使此虜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秦漢聚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視不問貽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令兩淮之師虎視淮壖用觀其變而遣舟師自海道搖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虜使有左顧右眄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牽制之勢將士當亦賈勇自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

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為功謂德順既棄則非徒璘無能為亦固撓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為然上遣內侍黃保躬賜公鞍馬手書曰卿以元勳特為重望慨風塵之未靜仗忠義以親行首固邊防公亦謀開拓俾朕居尊無復軫慮緬思忠亦益用歎焉茹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緩深慮有失大機會復具奏曰人心向背興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願仰稽天

道俯徇衆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之望時契丹酋  
高幹亦起兵攻虜爲虜所滅其黨奔潰驍將蕭鹵  
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爲女真一國之兵  
其數有限向來獨以彊力迫脅中國之民及諸國  
之人爲用是以兵盛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撫諸  
國則女真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諸國莫爲其用虜  
可亡也奏乞厚撫鹵巴等上從之詔公擬官賞施  
行仍賜手書勞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朕倚毗宣  
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虜來歸中外帖然今賜卿貂  
帽等時虜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  
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廬虜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  
院及移書宣撫司虛爲大言欲索海泗唐鄧商州  
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詐不當爲之動卒以無事  
隆興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樞密使都督建康鎮  
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  
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爲邊  
塞重鎮時虜將萬戶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  
德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  
積穀修城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  
掃蕩遂破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

思我之志累遣親信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  
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搆二邑之策公具以  
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  
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說其下則欲復遵舊轍  
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戰守之  
道本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用之  
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  
未革于天下揆之廟筭深有可疑臣願陛下發乾  
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德章一新內外盡循  
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後人心  
既孚士氣必振于以戰守何往不濟既至復伸前  
說上再三歎美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  
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  
趨虹縣而令參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  
將行念軍事利鈍難必恐或小跌傷上有爲之心  
謂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盡事機  
乞上置之坐右常觀覽焉又出旗榜軍前曰面奉  
聖旨大軍所至務要秋毫不擾專以慰安百姓爲  
事敢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達於聽聞朕所不赦

公渡江聞李顯忠至靈壁而蕭琦中悔以衆來拒  
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盡邵宏淵  
亦進圍虹縣顯忠會之徒穆周仁窮蹙率其衆降  
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趨淮陽慮顯忠輕  
敵深進則親帥官屬前駐盱眙幾便近得以指呼  
顯忠追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戶頭領  
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虜僞元帥者遣二萬餘  
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  
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  
數十年來無此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  
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晉未達僞副元帥統石  
烈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  
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僞帥令於陣前打話謂  
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旣戰虜兵引却明日  
復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  
忠等率兵入城虜衆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日  
得謀者報虜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  
不能追也時虜名酋勇將降執系道精甲破亡不  
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爲靈壁虹縣之屯矣方初退師  
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泐言洵斬傳虜且至官



屬中有懷檄以歸者亦有請公亟南轅者公不答  
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痍  
拯疾病存錄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  
始知虜初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  
斌留盱眙幾月俾將士悉歸憇而後還錄揚具奏  
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復奏曰今日之事咄罰為本  
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卿屢待罪欲  
罰自卿始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嘗  
少變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賴卿經畫它人豈能副  
卿有旨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

大夫素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議百出上又賜手  
書曰今日邊事尤倚卿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  
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  
須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可先啓欲和之言又荐  
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統制統制官以下乞  
以次行罰時朝廷建遣揚存中以御營使行江上  
守備首途有日公謂命令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  
事身死無益遂論奏之上即日詔存中毋行公留  
真揚大飭兩淮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  
臧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

兵家計修滁州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  
壽春廬州大抵虜人來攻泗州則糧道回遠城中兵  
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  
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  
大破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棧往建  
康挈家屬來維揚衆情大安兩淮郡縣悉增葺屋  
宇人物熙熙以至鄉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棧奏事  
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  
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  
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周其  
次管夷吾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  
可考不然作舍道邊何自而成而況安危禍福之  
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虜  
以傷敗之故其勢未能為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  
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願深惟圖  
計精選天下崑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  
之篤如前數君所爲謀出於一不使小臣得以陰  
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復庶幾  
日積月著太平可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  
遇自古未嘗有之彊敵若非君臣相與爲一朝父

圖回不較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  
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憐賜以骸骨  
使之待罪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上  
覽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  
公有加終不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時  
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  
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  
公都督之號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志寧並貽書  
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等且云今茲治兵決在  
農隙以恐脅我公奏虜力彊則來力弱則止初不

在夫和與不和之間使其有隙可乘有機可投雖  
使人接踵于道卑辭厚禮無所不至亦莫足以遏  
其鋒也今僞帥書蓋知江南之士欲和者衆離間  
吾心腹撓亂吾成謀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于後  
惟陛下深察之臣誠過慮竊恐腐儒之論不知大  
計遂爲真和曾不知三數年之後虜馬日蕃人心益  
定我之將士解體怠惰方是時何以枝梧然今日  
內治未立人多懷私只貴講身不思爲國軍民之  
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時  
朝廷欲謝却歸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

又遣間諜恐生事變公奏曰自昔創業中興之君  
為之用也攷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羣盜或得  
之降虜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  
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  
失宜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謬蓋亦  
天命之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  
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  
孰不可疑而況它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  
濟若慮之失當反激其怒它日人自為敵計之出  
此豈不誤哉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  
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為保身之謀獨無天  
命之可信哉又奏虜之於我有不戴天之讎挾詐肆  
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  
家反覆詭秘略無一實今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  
覆轍號為信義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  
謂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  
乎時湯思退為右相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  
遂遣盧仲賢李斌持書報虜並借職事官以往公  
又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

蘇東坡奏

四三

是

得 民 君

四郡而宰執則令仲賢等許之無傷拭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遂鼠伏供手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賢見公謬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冬必入寇我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當亟渡江公知仲賢爲虜所脅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備已飭借使虜來當力破之況探報日至虜之屯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議得無爲虜游說耶拭復被旨令入奏公命拭奏仲賢辱國無狀但所謀事未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此議拭至上即

召見首問仲賢事拭具奏其狀且曰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朝廷與爲表裏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虜削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相往來爲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等叩頭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鑄仲賢官恩退及其黨懼益大唱和議建遣王之望龍大鼎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見諸軍惶惑歸正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諸軍謂虜人妄有邀索如欲敢渡淮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榜皆大恐

復實不遑寧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養愛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陛下龍飛之始英武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仕而不辭今將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畏怯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爲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

野無芻粟扼以不戰又何能爲而直爲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可爲之時惟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後悔何及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爲異同於今日也又奏今歲守備粗嚴自秋涉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人自招紛紛於內外之情各不懷之於國體所係其大今

行軍體尤重豈宜更復草草惟此虜若必欲侵凌  
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過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動  
況專幸寇讎之不我侵急急然徒爲懇免苟安之  
計臣之所未論也上賜手書諭意將以首相待公  
公奏力辭未幾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議答虜  
書專以爲但當輕遣一介往觀其情僞而爲之所  
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  
真江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  
在外初不預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  
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而八陵久隔赤子  
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逆亮憑陵移書侮嫚  
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目前歲今議者不務  
力爲自彊之計而因虜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  
麾下再貽書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  
民之膏血以奉讎人用猶子之禮以事讎人欺陛  
下以款之之名而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  
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  
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然何兵政之可修  
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  
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堪重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

丙

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數陛下以款之  
 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家  
 室之是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為心哉况  
 朝鑿與之望已絕宗室近親流落虜廷賊始  
 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安否臣實痛之臣  
 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合豈可蒙更取造  
 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豈容狂妄  
 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  
 力主和議之臣並立於朝伏乞蚤降指揮罷臣職  
 政臣見力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揮上賜手書昌  
 見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揮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誠  
 為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竣卿到面盡曲折宜  
 速來繼遣內侍甘澤賜公手書曰卿赴召入覲何  
 為中道遽欲引嫌自陳軍國大事正要卿同心叶  
 濟國事甘澤宣卿宜體朕意疾速前來公以上意  
 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  
 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良者勸之士大夫  
 多以為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為秦檜所擠  
 瀕死者屢賴太上皇帝保全覆護養餘生今日  
 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為陛下敷陳不知

每卷下集卷之七下

四

各已差

字其不

茲誤和



陛下終能主張之否又有事之大者大才冠蓋夙  
裕陵夷綱紀久弛上下偷安巨細積弊內治自獲  
未見端緒若力圖所以革之一繩以公不郵浮議  
財怨謗之言投隙伺間巧為傷中事必無成若因  
循不革日復一日何以為國國政不立何以御宗寇  
不知陛下能力斷於中果行於外君臣一之無間  
可乘以濟此艱難之業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寢不  
遑處拳拳憂心有如皦日思所以為陛下社稷哉  
稷計須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數奇粗劣等道  
豈敢叨踰榮寵竊位於朝以負陛下社稷哉臣到闕  
日願賜清閒之燕俾盡區區度其是否佳等進思  
有據不違其道不勝幸甚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  
欲專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  
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帥以  
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  
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  
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  
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才以注意在公故  
思退雖為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問公

與語又時召栻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  
遠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  
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  
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  
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馬時行  
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柅莫沖  
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  
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  
入對又首言之及摠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  
言於上曰今不幸建康則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

回王業不可成且秦檜二十年在臨安爲燕安醜  
毒之計豈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圖大抵今日凡事  
皆當如藝祖創業時務從省約而專以治軍卹民  
爲務庶國有瘳不然日復一日未見其可上深感  
悟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  
之故械繫迫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  
上聞之亟召栻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  
也事當歸一也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  
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  
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

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朔旦  
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  
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怒聲色  
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  
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虜無  
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  
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逆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  
虜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  
與讎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  
奏宜榜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無  
禮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庶幾諸軍知  
曲在虜且知和議不成激昂增氣上令督府以此  
旨降榜兩淮荆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  
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奏力主和議且  
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而後從事上親  
批其後降付三省曰虜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  
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之不若故事  
宰相日一人啓御封是日適公當啓啓畢即轉示  
思退思退大駭藏去先是上旣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  
初不與聞後奏事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

虜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批語乃陽為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傾陷之計蹤跡詭秘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所能為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遇王之望等還見之望力主和議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盛毀守備一無可恃者又陰以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稱虜盛彊為畏怯語而穡專主其議百計毀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虞醜虜未靖憂思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勞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義奮激曾不以為勞諸軍感悅有不待號令而從者計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彊壯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為兩淮要塞皆願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

六合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爲險處皆積水爲櫃  
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  
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虛聲脅和至再至三皆有約  
日決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  
知吾備禦甚設卒不敢動反爲防我計及是公又  
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軍聲大振  
虜聞公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  
北歸正者日來不絕山東豪傑悉遣人來受節度  
公曉之曰淮北山東之人慕戀國恩厭苦虐政保  
據山險抗拒賊兵于今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  
爾等忠勤爲之惻痛已具奏皇帝記錄汝等姓名  
將來大兵進討則犄角爲援晝驚夜劫抄絕糧道  
如是賊兵深入便當連跨城邑痛戮賊徒勲績儻  
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量力無或輕動  
反墮賊計今本朝厲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  
訓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  
王之孫沉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  
喻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茲  
臣誤兩國皆被女真之禍今契丹不祀皇帝無日  
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與存亡繼絕之義

虜人益懼遂爲間書鏤板摹印散之境上類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遍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爲勞勩思退等以其效力尤多尤惡之使稽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爲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等用上出公奏思退稽議屈於是始謀更造它事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留深而稽

指公此事爲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稽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已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稽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喻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

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弃地求和之議且命宣諭司及統領司磨治督府文書錢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公雖去國不敢以嫌故有隱奏尹穉姦邪必誤國事又奏勸上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勿復問時事後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慨然語之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況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不言上復欲用某某當即日就道敢以老病為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者聳然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苴且畏暑未能遂還長沙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頊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為之銘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日讀易更定前說且曰庶幾未死於學有進也又取易象題坐右曰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親舊來訪者輒與講論古道終日不倦蓋其心純一無出處動靜之間如此孟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

之禮伴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  
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  
先不墓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為  
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有曰泛觀萬物心則惟  
一如何須更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至二  
十有二日始復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命子棫  
等立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  
仕且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六  
星墮于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  
畫驚寤言曰得公書欲來寓居云計聞上震悼輟視  
朝兩日有旨贈公太保棫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  
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嶽之陰  
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  
無益之書未嘗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  
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冊至一介  
之賤亦由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  
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  
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  
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為和  
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



人莫知其為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為己責必  
 欲正人心雪雠恥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  
 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  
 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  
 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  
 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上前務盡道理  
 期於聽從不為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  
 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  
 徹上下平生四被謫命處炎方幾二紀拳拳念

君之心遠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

小厭則憂思終夕不寐嘗曰事君者此  
 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自壯至也

身有斯須之間也事太夫人先意  
 曲盡其心奉養恭恪寒暑不渝家人

率莫敢不敬或時遠去侍側每覺  
 太夫人得無有疾乎遣人候問則其

服藥也太夫人方嚴或顏色不和則  
 履蹠若無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

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沒見素所

之物未嘗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誠篤至上自宮禁  
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間風而興起  
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也於兄徽猷公  
友弟篤至教養其子與己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  
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昏嫁亦皆取給焉歲時  
祭祀必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泣焉  
及祭肅乎如祖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薦于廟而  
後敢食噐皿擇精潔者備薦享不以它用素能飲  
酒至斗餘及貶連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熱宜省酒  
即不敢飲及再見太夫人命之飲乃飲遂終身不

踰三酌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天  
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燕處飲食皆有常  
度雖在閨門無戲語無惰容未嘗偏倚而坐未嘗  
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  
息及在餘干未復疾間溫恭朝夕無絲毫倦怠意  
絕筆二銘于今讀之猶能使人悚然起敬則公之  
心雖未易以言語形容然於此亦可以少見其幾  
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以至於德成而行尊  
非強勉所能及也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  
秋論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

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一  
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  
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  
數不過五天地竒耦合之爲十揔之爲五十有五自  
然之數皆不離乎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  
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  
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又嘗論  
剛柔之義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  
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  
則爲乾矣故夫必欲遠聲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  
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  
剛也君則之於內而主斷也至於禮臣下下賢才  
撫四鄰愛百姓卹孤寡虚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  
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安  
進退守職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  
至於犯顏敢爭捐軀盡節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千里之命可殺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爲不義  
守忠義之大訓弭患難於當年斷大計定大疑正  
色立朝華夷驚服其動莫非剛矣故夫善觀易者  
必觀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可  
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銓求公  
序其所著春秋傳者公告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  
事章章者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於天豪釐不  
差夫子叙四時稱天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  
于是興逆天則亂生物之功于是息爲千萬世訓  
至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嗚  
呼使王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諸侯陪  
臣知有大夫馴致之理得之自然禍難孰爲而作  
哉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  
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  
侯雖曰強大敢違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  
取誅滅耶周道旣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禮奉  
承天心以大明賞罰於天下春秋爲是作以我廢  
貶代天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懼亂臣賊子易慮  
變志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  
聖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於此書者矣公於本  
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  
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嘗曰萊公自澶淵  
遷耻於城下之盟益勸上修德立政旣不獲用乃

有東封西祀之說鄭公使虜還以和議為恥以自治為急務而不受樞庭之賞文正自西鄙入參大政勸仁祖開天章閣俾大臣條時務大修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其猷為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幾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公所為適有契于公心也與每訓諸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為本禮以敬為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見人有一善為之喜見辭色子姪輩言動小不中理則對之愀然不樂人自感動公初娶揚國夫人樂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為侍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公曰國事如此太夫人在遠吾何心及此遂終身不置妾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賢明淑順與公同志事太夫人盡禮雞初鳴已冠帔立寢前俟太夫人寐覺夜則俟太夫人寢至息勻寐安乃去食飲湯藥一一親之太夫人嘗曰吾兒孝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內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宇文氏私門每訓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

履水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蓋其德誠足以配  
公焉先公五年薨葬衡山與公同兆異穴生子男  
二人長拭右承務郎直祕閣次杓右承奉郎公奏  
議務坦明不為虛辭率口誦令子姪書之皆根於  
心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  
解四卷易解并雜記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  
一卷詩書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中貫日月孝  
通神明盛德隣於生稟奧學妙於心通勲存王室  
澤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偏錄  
可紀謹掇其大畧以備獻子君父下之史官傳之

宋文公集卷九十五

六

無窮且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乾道三年  
十月 日左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岳廟朱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下



